

醒世恒言

双红堂
小说
31

金海陵縱欲亡身。

昨日流鶯今日蟬。

六龍飛轡長相窘。

起來又是夕陽天。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充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貪淫，還只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爲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或姐已，周愛褒姒，漢嬰飛燕，唐馮楊妃，他所寵者止于一人，尚且小則政亂民荒，大則喪身亡國，何況漁色不休，貪淫無度，不惜廉恥，不論綱常，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可信了。如今說這金海陵，乃是大金國一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醒世恆言殘一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1
編號 D862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醒世恆言殘一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醒世恒言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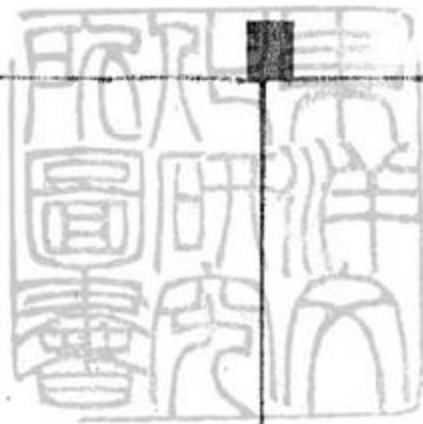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7104





1954



二十三

金海陵縱欲亡身

昨日流鸞今日蟬

六龍飛轡長相窈

起來又是夕陽天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充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貪淫，還只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為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武姬已周愛褒姒，漢豎飛燕，唐楊妃，他所寵者止于一人，尚且小則政亂民荒，大則喪身亡國。何況漁色不休，貪淫無度，不惜廉恥，不論禍常，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可信了。如今說這金海陵，乃是大金國一



明天子其為貪淫無道，幾廢敗倫，生了十三年，即位
成了三介年號，初次天德三年，二次貞元，也是三年，末次
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舉侵宋，被弒于瓜州，大定帝即位，
位之廢為海陵王，後人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之事，殺演
出一段話文，以為將來之戒，正是

後人請看前人樣 莫使前人笑後人

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廸古，後改名亮，字元功，避王宗
幹第二子也，為人善飾詐，懷忌多猜忌，殘忍什數，年十八
以宗室子為奉國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梁王以為
可事，萬戶，遷驍騎上將軍，承襲加龍虎衛上將軍，累遷尚
書右丞，留守汴京，領行臺尚書省事，後召入為丞

宗弼太子，雖係親族，海陵念其父德王，本是長

太祖嫡孫，合當有天下之分，遂懷說觀專務，上
人心，後竟弒熙宗而篡其位，心思太宗諸子，恐為後患，故
除去之，與秘書監蕭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搆致太傅宗
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
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取
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其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詔天下
天下寬之，蕭裕以誅宗本功，為尚書右丞，累遷至平章政
事，專恣威福，遂以謀逆賜死，此是後話，且說海陵初為丞
相，假意儉約，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修心頓萌，淫志
熾盛，自徒單皇后而下，有大氏、蕭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
寵，凡平日所與出者，悉召入內宮，列之姬位，又廣求美色，



類九位，號好美人才入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大
 營宮殿，以處妃嬪，土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
 百大宮殿之飾，編傳黃金，而後綸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
 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放而復毀，務極華麗，這俱不必題
 題。且說昭姬，阿里虎，姓蒲泰氏，驍馬都尉，沒里野女也。生
 而妖嬈，嬌媚，嗜酒，跌宕，初未嫁時，見其父沒里野，修合美
 女，頗豐嬌，金釵不側，丹，疏，疏，疏，如意帶等春藥，不仰其何
 所用，乃為以問，伴婢阿喜，留可道此名何物，何所用，而即
 龍，同急，急，治之，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男子與婦人交，不
 能久戰者，則用之，以取樂，阿里虎，聞道，何為，交合，阿喜，留
 可道，此春藥，也，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

妙處，而人為之，阿喜，留可道，初，初，初，之時，亦覺，難，當，試，之，
 三，便，覺，暢，美，阿里虎，聞其言，嘔，笑，不，已，情，苦，有，不，禁，者，則
 道，爾，從，何，處，得，知，如此，阿喜，留可，笑道，奴，奴，習，嘗，此，味，來，
 故，知，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生，女，重，節，七，歲，阿虎，迭，
 伏，誅，阿里虎，不，待，期，喪，攜，重，節，再，離，宗，室，南，家，南，家，故，善，
 淫，阿里虎，又，以，父，所，驗，方，修，合，春，藥，與，南，家，晝，夜，宣，淫，重，
 節，熱，觀，其，醜，態，阿里虎，情，不，諱，也，久，之，南，家，醜，竭，而，死，南，
 家，父，突，為，進，為，南，京，元，帥，都，監，知，阿里虎，淫，蕩，醜，態，莫，能，
 禁止，因，南，家，死，遂，携，阿里虎，往，南，京，幽，閉，一，室，中，不，令，取，
 人，接，見，阿里虎，向，聞，海，陵，善，嚙，戲，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
 得，與，之，接，歡，至，是，夜，嚙，煩，懣，無，以，自，解，且，知，海，陵，亦，在，南，
 京，乃，自，圖，其，死，悲，詩，于，其，詩，曰



海陵與阿里虎美光毛鬚其任一夫婿來南子
 適逢封緘固密拔頭上金管一枝銀十兩箱囑監守關人
 送于海陵海陵給關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一見此圖不
 覺手舞足蹈羨慕不止于是托人達突葛連欲娶之突葛
 連不從海陵傲意揚言突葛連有斬臺之行欲突葛連
 嫌而出之突葛連知海陵之意只不放出及魯位三日
 遣阿里虎歸父母家以禮納之宮中可里虎蓋嗜酒喜淫
 海陵眼相見之寵數月後特封賢妃再封昭妃一日阿片
 造女重節來朝重節為海陵再從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
 也留宿宮中海陵後至見重節年將及笄姿色頗勝迥異
 前文不覺情動思有以中二而與阿里虎之性也乃高麗

燈燭令室中輝煌如晝自傳淫藥
 逐而淫以動重節重節聞其嬉笑聲潛起以聽鑽穴隙窺
 之神癡心醉幾欲破戶趨前蓋縮自止海陵黜諸至四
 方止諸嬪咸滅燭就寢寂然無聲獨重節咬指撫心候起
 候臥席不得燥只得扣衣擁被長歎至眠忽聞阿里虎
 覆有聲欲再起窺之頭岑岑不止倚枕聽之又聞有擊
 聲重節不應擊聲甚急重節問為誰海陵換作侍嬪取
 聲以促其開重節強起拔去門栓海陵突入樓抱接
 節欲脫身逃去海陵力挽就榻中以手探其股間則車
 無礙兩股滑膩如脂乃撫摩調弄重節情亦動乃以袖掩
 面任其作為不虞創之特甚爭奈海陵與發如狂陽鉅如
 梓略加點破腥紅滅于紺幅重節于是時被辱痛斷腸



行行如食花蝴蝶盤桓一夜錦浪十般羅阿里虎于不關
 會將一月矣阿里虎欲火高燒情煙曉曉終日焦思竟忘
 重節之未出宮也命諸侍續偵察毒陵之所之一侍續曰
 而得新人搬却舊人矣阿里虎驚問道新人為誰幾時取
 入宮中侍續答道帝幸阿虎重節于昭華宮娘娘因何不
 知阿里虎面皮紫漲怒發如火提眉跌脚詭置重節侍續
 道娘娘與之爭鋒恐惹笑則且帝性躁急禍且不測阿虎
 虎病彼父已死我身再難思義久絕我高誰笑話我誓不
 以此淫種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續道重節少艾帝得之
 帝曰引明珠娘娘齒長矣自當甘拜下風何必發怒阿虎
 之問時愈怒愈重而動侍續道重節少艾帝得之

口食乃促步至昭華宮見重節方理梳一嬪嬪
 透向前批其頰罵道老漢不仁不顧情分貪圖淫樂因
 可恨汝小小年紀又是我親生兒女也不顧廉恥便與老
 漢苟合豈是有人心的重節亦怒罵道老賊不知禮義不
 識羞耻明燭張燈與諸嬪嫒淫辱漢求快手心我因求明
 踏此淫網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死正怨你這老賊只圖
 利己不怕害人造下無邊惡孽如何反來打我兩下言
 不讓一句扯做一團結做一塊眾多侍續從中勸解阿虎
 虎忿忿歸宮重節大哭一場悶悶而坐頃之海陵來見重
 節面帶憂容兩頰淚痕猶濕便促膝近前俱其臉問道
 有恁事如此煩惱重節沈吟不答侍續道昭娘娘批得
 人面頰碎罵陛下是以貴人失歡海陵聞之大怒道汝何

海陵不已海陵遣人責讓之阿里虎恬無忌憚歸以衣服遺前夫南家之子海陵偵知之怒道身已歸我突焉速之情猶未斷也由是寵家海陵制凡諸姬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世○號假厮兒有勝哥者身體雄壯若男子給係阿里虎本位見阿里虎憂愁抱病夜下成眠知其愁心誠也乃托宮監市周先生一具以進阿里虎使勝哥試之○會○情若不○會○足與更有餘嗣是與之同臥起日夕不須與離厨婢三姐者不知其詳密以告海陵道勝哥寔是男子扮作女耳給勝哥妃非禮海陵會素勝哥知其非男子不以為嫌惟使人緘阿里虎勿罪三娘阿里虎怒三娘之洩其隱也榜殺之海陵聞焉妃謂一有死者想道必三娘也若果爾海陵必殺之海陵死之果然其月為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幾徒單后又幸諸妃嬪為之哀求乃得免勝哥畏罪先死其日夕焚香籲天以冀脫死○注○海陵乃使人緘殺之并殺侍婢三娘者因此不復幸也官出重節為民間妻後雖召幸出入昭姬位焉某妃強而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國色與中人無六奇之年十歲色蓋麗人益奇彌勒亦自謂異于眾人每每沾嬌誇謝其母與鄰母善時時送為賓主鄰母之子哈密都盧年十二歲丰姿頎美開嘗與彌勒兒戲于房中互相嘲謔遂及于亂說話的那十二歲的孩兒和那十歲的女兒賤得甚麼



不日北方男女生得長大，則為家務，多知事。況且這些...

不生得標致，心裏便有幾分愛他。只是...

雨落沉沉不見天 八哥飛入畫堂前 鸞子無家梁上宿 阿娘相伴姐夫眠

雨落沉沉不見天 八哥飛入畫堂前 鸞子無家梁上宿 阿娘相伴姐夫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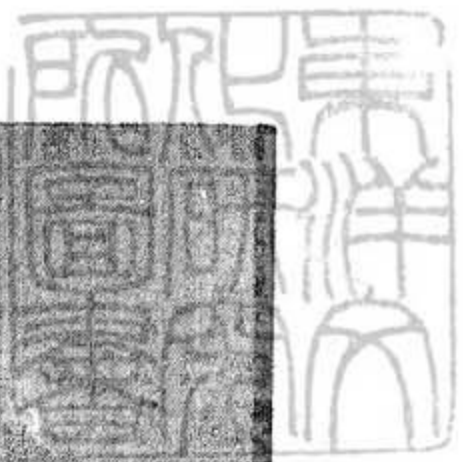
言並沒這等事情。據云羊肉不喫得，空惹一身臊也。歡
 喜未畢，又聞得客宰似有人行定睛一看，只見彌勒騎馬
 洋洋，緩步至林前矣。迦鞏阿不驚問貴人何所見而來。彌
 勒道：聞歌聲而來。官人豈年高耳聾乎？迦鞏阿不道：歌聲
 雖耳聾，官正無以自明。貴人何不安寢？彌勒道：我不解
 欲求官人解一編明白。迦鞏阿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
 析講解，彌勒不覺面赤耳熱，恨着迦鞏阿不道：山歌原來
 如此。官人豈無意乎？迦鞏阿不跪于林前，告道：下官心
 水石豈能無情？但體主上聞知取罪不小。彌勒便撲抱
 起來，說道：我和官人是至親，故此不比別人。主上跟前
 我自得意，但支吾不必體年當下兩個與發狂，就在左

蜂忙蝶戀，弱德支水，冷露凝蟻，聲漸作一個原是
 熱風情，一個也曾略嘗滋味，懶將風情的到此。夜盡
 夜，偏略嘗滋味的喜，今番方稱情懷。一個道：大漢果
 似孩童，一個道：小娘又強如阿娃。一個顧不得女身，
 暖一個顧不得王命，緊嚴鸞鴛，雲雨百年情，果係色
 天來大

一路上朝歡暮樂，在真難。道出燕京，迦鞏阿不、父蕭仲
 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面貌，知非處女，乃欺道上必以
 難哄矣，却不知琪之果有染也。已而入宮，彌勒自揣事
 敗，羞悔無地，見海陵來，涕交颺下，戰慄不敢迎。海陵
 與大作淫詞，兩行命侍續脫其衣，而淫之。彌勒掩鼻不
 受，只待任其淫，海陵見非處女，大怒道：迦鞏阿不道



言道去十三歲時為哈密都盧所淫以至於此與海陵何
 不買無干涉海陵叱問哈密都盧何在彌勒道死已久矣
 海陵道哈密都盧死時幾歲彌勒道方十六歲海陵怒道
 十六歲小孩豈能巨創汝耶彌勒泣告道時我年雖小
 與海陵阿不無干涉海陵笑道我知道了是甚哈密都盧
 汝元紅袖被阿不乘機入殺也彌勒頓首無言即日道出
 宮後地盤阿不手死彌勒出宮數月海陵思之復召入封
 為元媛封其母張氏華西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
 國夫人越日海陵流以彌勒之命召趙登阿不妻擇侍
 人宮亂之笑曰趙登阿不善調混水亦淫其妻以報之
 是日海陵之妻定平姓蕭氏取情秋水如月照如如
 插看山似瑤池玉女說不盡的風流萬種窈窕千般海陵
 在汴京時偶于簾子下隱見定哥美貌不覺魄散魂飛
 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這等一個美婦人倒落在
 別人手裏豈不可惜便暗暗着人打聽是誰家宅眷探事
 人回覆是節度使烏帶之妻極是好風月有情趣的人只
 是没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極多止有一個貴哥是他
 意了髮常時使用的這貴哥也有幾分姿色海陵就思
 一個個策差人去尋著烏帶家中時常走動的一個女侍
 詔呼他到家裏來與自己罷了頭賞他十兩銀子這女侍
 認曉得海陵是个偷刻人又怕他或弄手段高阻不敢
 去遂十兩銀子海陵遂我賞他這銀子自有用休得



你不要十分推辭。文待詔道：「但憑老爺分付，若可做的，小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道許多賞賜。」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銀子，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力做了。你若肯為我做事，日後我還有權舉你處。」文待詔道：「不知要婦人做甚麼事？」海陵道：「大街南首高門樓內，是烏帶節度使衙內。裏面文待詔答道：是節度使衙門。海陵道：「聞你常常在他家中。筵頭果然否？」文待詔道：「他夫人與侍婢俱用小婦人篋頭。」海陵道：「他家中有一個丫鬟，叫做貴哥，你認得否？」文待詔道：「這不是夫人得意的侍婢，與小婦人極是相好。昔地裏常常與小婦人東西照顧，看小婦人。海陵道：「夫人心中性，如文待詔道：「夫人端坐，嚴厲，言笑不苟，只是不知為甚。」

道：「你與貴哥相好，必有。」
 小鴻與貴哥去。文待詔道：「貴哥莫非與老爺沾親帶愛？」海陵道：「不是。文待詔道：「莫非老爺的尊使們的親眷往來？」老爺認得他。海陵道：「說不是。文待詔道：「莫非原是衙內打發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文待詔道：「既然一些沒相干，要小婦人去對他說甚麼話？」海陵道：「我有寶環一對，雙珠釧一對，與你轉送與貴哥。說是我送與他的。你肯拿去麼？」文待詔道：「拿便拿。小婦人拿去，只是老爺與他既非遠親，又非近鄰，平素不相識，平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倘他細細盤問，時叫小婦人如何答應？」海陵道：「你說得有理。難道教他猜啞謎不成？我說與你聽，須要替我用心畫曲，不可亂事。」文待詔道：「分付得。」



夫人立在那裏十分美貌可愛只是無緣與他相會打聽
得他家只有你在裏面走動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說
此實你銀子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要他在夫人跟前
遞一個信兒引我進去博他夫人一宵恩愛女待詔道
夫定職大是難事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究搭婦人如何
夫做得海陵怨道你這老虎婆敢說三個不去麼我目下
就斷送你這老猪狗只這一句嚇得女待詔毛髮都豎了
料做一團道婦人不說不去只說這件事必須從容議決
也惹不得怎麼老爺就發起慳來海陵道我如今也不
信了只限你在一個月內要圖成這事不可十分怠慢
早起來梳洗完畢就將寶璣帶到在身邊一徑走
帶家中迎門撞見貴哥貴哥問道今日有何事來待詔早
女待詔道有一個親眷爲些小官事有兩件好首飾托我
來府中變賣些銀兩是以早來貴哥道首飾在那裏我用
得的麼女待詔道正是你們用得的你換了他的劍好貴
哥道要幾貫錢拿與我看一看女待詔道到房中將把單
你看貴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內便向厨櫃裏搬些點心果
子請他喫問他討首飾看那女待詔在身邊摸出一雙寶
環放在桌子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果然耀目那環上
有光道新罕見貴哥一見滿心歡喜便說他要多少銀子
女待詔道他要三千兩一個四千兩一雙貴哥添道我
只說幾貫錢的幾個成幾兩兒得若說這許多銀子莫說



我這有就在我夫人一醉問也拿不出來只好看看罷又
道你夫人去與夫人照一照也識得世間有這般好首飾
女待詔道且慢着我有句話與你說个明白拿去不遲貴
身道有話儘說不必隱瞞女待詔道我奉你日常看顧成
恩不盡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說與你聽你不要惱我
不要怪我貴哥道你今日想是風了你在府中走動多年
那一日不說幾句話怎的今日說話我就怪你惱你不成
你說你說女待詔道這環兒是个人與我送你的不要
你的銀子還有一雙珠釧在此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放
在桌子上貴哥見了笑道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了我從
前見你不在府中再不曾出門去又不曾與他人相熟爲何
前日送你婆子在外邊指着我老
餘今日露出馬脚惡怕我老爺知道你故此早來府中說
這話騙我女待詔道若是這般說我就該死了你將耳
來我悄悄說與你聽貴哥道這里再沒有人來聽的作
輕說就是了女待詔道這寶環珠釧不是別人送你的
那遼王宗幹第二世子見做當朝右丞領行臺御史官
完顏地古老爺央我送來與你的貴哥笑道那完顏老爺
不是那白白淨淨沒鬚鬚的袋官兒麼女待詔道正是那
袋官後生只貴哥道這到希奇了他雖然與我老爺往
來不過是人情體面上走動既其府中候分親戚又非通
家兄弟並不曾有杯酌往來我老爺起我一面也不曾相
識如何有這般話說



好美我看不過他，不是受人之法，終人之事，夫若

出來，這係也。喫一個大驚，貴哥笑道：「果是怎麼事情，你

說個明白。」文待詔聽了，喘息低了聲音，附耳道：「貴哥

說道：數日前完顏右丞在街上過，恰好你家夫人立在路

子下面，被他瞧見了，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沒個

進身的路頭，打聽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說得一句話，故

此央我拿這寶環珠劍送與你，要你做个針兒，將線引你

說希奇，也不希奇，好笑，也不好笑。貴哥道：「纔纔在路

溝洞裏，指望天壽，肉裏生草，了夫人好不兜搭住子

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莫說眼生面不熟的人

要見他，就是我老爺與他做，這幾年夫妻，他若不

待詔道：「依你這般說，大事成不得了。我依先拿這

還了他兩下，撒開，省得他來絮聒。」那貴哥口裏雖是這般

回復，恰看了這兩雙好環劍，有些眼黃地，黑心下不割捨

得還他，便對文待詔道：「你是老人家，積年做馬泊六的主

子，又不是少年媳婦，不曾識事的，又不是頭生兒，為何

這般性急，凡事須從長計較。」三思而行，世上那里有一

掘個井的道理。文待詔道：「不是我性急，你說的話，沒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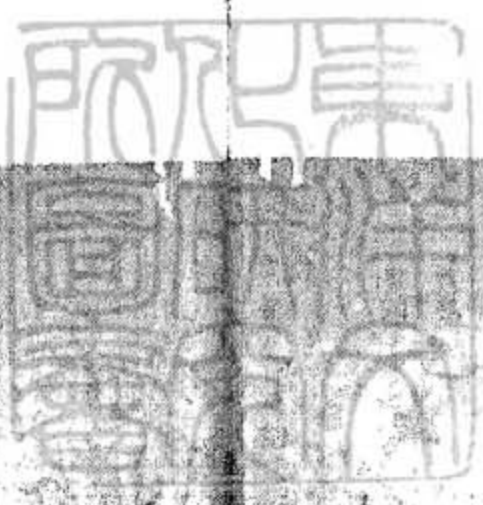
些兒口風，教我如何去回復右丞，不如送還了他這兩件

首飾，倒得安靜。」貴哥道：「說便是這般說，且把這環劍留在

我這里，待我慢慢地看個方便時節，纏探一個消息。」

三思若有得一線門路，我便將這物件送了夫人，你

口裏說，拿兩件送我，如文待詔道：「這一個使得，只是你



須要小小心在意緊要緊做不可丟得本序了。我過兩三日就來討個消息好去回復。右丞說畢叫聲聒噪去了。貴哥便把這東西放在自己箱內。躊躇算計不敢提起。一夕月明如畫。玉宇無塵。定哥獨自一個坐在那軒廊下。倚著欄杆看月。貴哥也上前去。站在那裏。細細地瞧他的面龐。果是生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是斜日之間。覺道有些不信。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淡淡的說道。夫人獨自一個看月也覺得凄涼。何不接老爺進來。杯酒交歡。同坐一看。那熱鬧有趣。定哥歡辭答道。從來說道。人月雙清。我獨自坐在月下。雖是孤另。還不至負了這好月。若接這廢臘濁物來。舉盃邀月。可不被端端。這我也笑。貴哥道。夫人。在上。小妮子。常聽人說。這

道。你是也不曉得。我試與你。听日後。揀一個知趣的。這他若遇着那般俗物。寧可一世沒有老公。不要被他的汚辱了身子。貴哥道。小妮子。望夫人指教。定哥道。那人生得清標秀麗。個儻脫。酒儒雅。文墨識重。知輕這。但是趣人。那人生得醜陋。鄙猥。粗濁。蠢惡。取憎討厭。雖說不潔。這便是俗人。我前世裏不曾栽。修得如今嫁了這個濁物。那眼相看。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看月。倒還有些趣。貴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敢問夫人。比如小妮子。不幸嫁了個俗丈夫。還好再尋個趣丈夫麼。定哥哈哈的笑了一聲道。這妮子。倒說得有趣。世上婦人。只有一個丈夫。那有兩個的理。這便是偷情不正氣。的。貴哥道。小妮子。常聽人說。有



日露了丈夫莫要偷情貴哥帶笑說道若是夫人包得小
 就子嫁得个趣丈夫又去偷什麼情儘或像了夫人今日
 眼前人不中意常常討不快活喫不的背地裏尋一个
 清雅文物知輕識重的與他背地往來也曉得人道之樂
 終不然人生一世艸生一秋就只管這般悶昏昏過日子
 不成那見得那正氣不偷情的就舉了節婦名招青史定
 專半晌不語方纔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聽得不
 當穩便貴哥道一府之中老爺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無
 以次做得主的人老爺又趨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个有
 些小做作誰人敢說个不字况且說話之間何足為處定
 每對着月色歎了一口氣欲言還止貴哥又道小妮子是

夫人心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話不要瞞我定哥道是
 所言我非不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籠中之鳥就有此心
 前也沒一个中得我意的人空費一番神思了假如我
 裏就看得一个人中意也沒个人與我去傳消息他怎
 麼到得這里來貴哥道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
 做个紅娘替夫人傳書遞柬怎樣夫人說没人敢去定哥
 又迷迷的笑一聲不答應他貴哥轉身就走定哥叫住他
 道你往那單去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心下著了什麼我
 不巧來答應只笑你這小妮子說話倒風得有趣貴哥道
 小妮子身間拾得一件寶貝該放在房裏要去拿來與夫
 人識一識實定哥道怎麼寶貝那里拾得來的我又不是
 論實的一心公貴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



這小妮子如何有在身邊實實的說與我聽。貴哥道：不敢瞞夫
人說，這是一個人央着女待詔來我府裏做媒。先行來請
聽罷，定哥笑道：你這妮子真个害風了！我無男無女，又沒
姑娘小叔，又待詔來替那個做媒？貴哥道：他也不說男說
女，也不說姑媽小叔，他說的媒，這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
這哥道：難道女待詔來替你做媒？貴哥道：小妮子那待詔
來，這受這實實說，這定哥道：難道替侍女中那一個做媒？
這般人物，纔有福受用他。定哥笑道：你這般說，我如今
另尋一個頭路去做新媳婦，作與女待詔做個媒人。你這
妮子做個從嫁罷。貴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成女待
詔，小妮子情愿從嫁夫人。定哥又嘻嘻地笑了一聲，把貴
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真害風，說出許多
風話來。倘若被人聽見，豈不連我也沒了體面？貴哥道：不
是，小戶人家，孤孀寡婦，他怎敢小覷我？把這樣沒根蒂的
話來，後漢武明目對老爺說着人去拿他來打他一番，
也出這一番氣。貴哥道：夫人且莫惱，待小妮子悄悄地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出來剛夫人一場好笑信語云不說不笑不叫只
怕小妮子說出來夫人又笑又叫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
的大凡有事發怒見了貴哥就解散了何況他今日自家
的言語唐突急肯與他計較故此順口說道你說我聽那
一腔怒氣直走瓜哇國去了貴哥道幾日前頭有一個甚
尚書右丞打從俺府門首經過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
生得嬌嬌美艷如毛嬙飛燕一般他那一點鬼靈兒就掉
在夫人身上歸家去整整欣昏迷痴想了兩日再不得
巧兒遇見夫人因此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
人求夫人再見一面夫人若肯看覷他便再在簾子下與
他一見也好取他這兩件環釧兒這个右丞就是那冤家
地古柯不生得聰明於酒海林林有福分的官兒將來夫人

那少年官兒麼生得到也消俊文雅只是這个人心性
是不常的貴哥哈哈的笑道從來相面的先生與人對半
看半日從頭看到脚下又相手摸腰還只知面下知心夫
人略瞧右丞一瞧連心都瞧見了豈不是兩心相照是哥
道了頭其要麼我且問你這女待詔怎麼樣對你說你怎
麼樣回話那女待詔貴哥道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恐怕
一句說出來惹是非到了身上便伸進吐出團團團團連
連連說將來我說老婆子你不多說了以定是存那小
人兒看上了我家夫人你這做個馬百六何苦扯扯塊
塊抹抹這個大公子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腳的笑起來說
這好個聰明人問過聰明人了一番就請看



小妮子道：「這口呼嘯馬，他道：『老虔婆，老在屋，你自沒
 廉耻，被千人萬人開了聰明，孔鐘學得這蠢頭牛馬，我是
 天生大化，踏著尾，幾頭便動的。』那個和你這虔婆取笑，那
 女待詔道：『好姐姐，你不須發惱，我不過是趣口取笑你，誰
 道你這飛快烈索性的姐姐，身過就肯添个影人兒。』小妮
 子道：『你這般說，且饒你去，不許在此胡纏。』那女待詔又道：『
 我特特為着夫人來，被你搶白這一頓，怎麼教我怎去了？
 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說說，我聽我，是驀面相問，聲相
 插骨相麻衣相，這磨相一下，真就知他的心事了。』小妮
 子便道：『若問別處心事，我實實不曾曉得。若說我夫人正
 色治家，嚴肅待客，見我則一些笑容，也是沒有的。誰做
 的？』小妮子道：『相書上那本有如此說話，他道：『俗語說得
 好，嬉嬉哈哈，不要惹他臉兒，狠狠一問，就肯定。』正叫着
 一口茶，聽見貴哥這些話，不覺笑了一聲，噴茶滿面。罵道：『
 老虔婆，一味油嘴明目，叫他們來打他幾個耳聒子。』幾說他
 說罷，話時，鑪烟已盡，織女橫斜，漏下二鼓矣。貴哥伏侍定
 哥歸房安置，就問道：『這兩件寶貝，放在那裏好？』定哥道：『且
 放在我首飾箱內，好好鎖着。』貴哥依言收拾，不題。恰說貴
 哥見定哥這個光景，心中揣定是八九分穩的事也。安歇
 眠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定哥在粧閣梳洗，貴哥站在那裏
 伏侍。他看見他的容貌，好比每日歡喜的，不了，便從後門

一嘴道夫人今日爲何不着人去叫那虔婆來打一頓定
哥笑道不要急那婆子自然來貴哥道不是小妮子性急
實是氣那老虔婆不過定哥道當怒火火惟怨水訓你有
些忒急貴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該一從一成倘或夜
長夢多這般一個標致人物被人搜上了那時便遲了定
哥道他自標致要他做甚麼貴哥道不是小妮子多言老
爺常常不在家夫人獨自一個頗是淒冷小妮子又要辦
尿辦不得夫人的脚待這標致人來替夫人辦一辦也強
如冬天用湯婆子夏天用竹冰人定哥道丫頭多嘴我不
要你管貴哥道小妮子蒙夫人擡舉故替夫人就憂怎麼
說个管着夫人定哥也不答應他的說話向身邊袋內
摸出十兩一錠的銀子遞與貴哥道我把這銀子買幾
不可與眾人知道貴哥叩頭接了銀子對定哥道一絲毫
定萬金不移夫人既酬謝了媒婆媒婆即着人去尋女待
那小妮子晚上到府中來定哥一口胡盧道黃花女兒做
媒自身難保世間那有未出嫁的婆子貴哥道虔婆也是
女兒身難道女兒就做不得虔婆定哥又笑道你說話真
個乖巧好笑只是人主路不熟羞答答的怎好去約他貴
哥道別的事怕羞這事兒只有小妮子女待詔知道怕羞
麼貴哥道這事兒好着一蓋抽一抽羞雨羞抽兩抽只顧羞
只顧抽羞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兒你怎麼學得這許
多見識兒我且說兩個一遞一句說得慌將事畢貴哥便
是到地止今日當真叫女待詔來夫人要買頭面

當道的道夫人又不出去燒香，赴筵席爲何要絞面？貴哥道：夫人面上的毛，可是養得長的？你休多管閑事。當直的道：少刻女待詔來，姐姐的毛一發，央他絞一絞，省得養長了。拖着地，貴哥啐了一聲，進裏面去了。不移時，女待詔到了。見過定哥，定哥領他到粧閣上去。篦頭只叫貴哥在傍伏侍。其餘女使一個也不許到閣兒上來。女待詔到得粧閣上頭，便打開家伙包兒，把篦箕一個個擺列在卓子上。恰是一個大梳，一個通梳，一個掠兒，四個篦箕，又有剔子剔簪，一雙簪子，共是十一件家伙。纔把定哥頭髮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蕩駁，摸索，捏了一遍，纔把篦箕篦上兩三篦。貴哥在傍把嘴一努，那女待詔就知其意，口裏

只道：「這夫人氣色及時，亦有喜事臨身。」貴哥道：「

常喜慶定哥道：朝廷沒有軍恩，我又不討封贈，有甚麼非常的事？女待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道怎麼活寶不活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寶。有幾等寶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綠，鳴五以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定哥心中雖是熱燥得緊，只是口裏說不出來。貴哥又問女待詔道：你今日來篦頭，還是來獻寶？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堆道：小籠子多嘴，能舌你莫聽他。貴哥便向女待詔瞧了

一眼，女待詔道：妾當時儘有只怕夫人不用，貴哥道：夫



人正用時，若這話實定，道還不要聲，誰許你多說。我這道我站在此，禁不住口。我且站遠些，個個罷洋洋走過。這定哥便道：「婆子，我且問你，那人幾時見我來，有甚麼話對你說？你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女？」待詔道：「夫人勿罪，待老婆子細細告訴夫人。這個月那一日，夫人立在朱扉下邊，瞧着那往來的人，恰好說的那人打從府門過，看見夫人容貌，便歡道：『天下怎麼有這等一個美人，倒被別人娶了去，豈不是我沒福？』定哥笑道：『這不是那人，沒福。』實哥聽得，又走來，揮嘴道：『不是那人，沒福。』是誰沒福？」待詔道：「是我婆子沒福。」貴哥道：「怎麼是你沒福？」待詔道：「若果夫人不曾出閣，我去對那人說，做上一頭媒，豈不誤那？」人百十兩，轉轉，貴哥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兩銀。」

只怕那人沒福，受享着夫人。定哥道：「他派漢天漢官，相那星少金銀十二，粉黛成行，說他沒福，看來倒是我福。」女待詔道：「夫人乾淨識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裏不輕意看。」上那一人如何得沒福？一邊說，一邊篋頭，他三個人說得火滾般，熱竟沒了一些避忌。這定哥歡天喜地，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兩雪花銀，賞與女待詔道：「婆子今日說得頭好，權賞你這些東西。我日後還要重重酬你女，待詔千恩萬謝，收藏過了，纔附着定哥耳朶，說道：「請問夫人，還是婆子今日去約那人來，還是明日去約他？」定哥兩皮通紅，答應不出。貴哥道：「老虔婆作事顛倒，說話好笑。今日是一個黃道大吉日，諸樣順溜的，況且那人數日，前就等你的回信，他心裏好不急在那裏，你如今忙忙去。」

約他晚上來他還等不得日落西山月升東海怎麼說個
明日定哥笑道痴了頭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幾時怎麼
連他的心事先瞧破來貴哥道小妮子雖然不曾與那人
相處恰是穿鐵草鞋走得人的肚子過定哥又冷笑了一
聲低頭弄着裙帶子女待詔道婆子如今去約那人夫人
把甚麼物件爲信貴哥將定哥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
遞與女待詔那簪兒有何好處

葉子金出自異邦色欺火赤細抽絲攢成雙鳳狀若天
生頂上嵌猫兒眼閃一派光芒衝霄輝日月中銜金剛
鑽垂兩條珠結似舞如飛常縮青絲好像烏雲中赤龍
出現今藏翠袖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這女待詔將着
這一件東西明是個消陰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
藥使着

貴哥把簪兒遞與女待詔道這個就是信物了定哥笑道
這妮子好大膽擅動我的首飾貴哥笑道小妮子頭一次
大膽望夫人饒恕則個定哥道饒你饒你女待詔歡天喜
地接着簪兒出門一徑跑到海陵府中海陵正坐在書房
裏面女待詔便走到那里朝着海陵道老爺恭喜老爺賀
喜海陵道我託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了我正在此猜
你你今日來賀恁麼喜女待詔道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
了是一個機定三秦扶炎劉的韓信臨潼開寶尊周室的
子胥挖藕令古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約烈丈夫怎麼還說
個箇字海陵欣欣然道早知你幹成了功勞却是錯怪了
也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細細陳說了一遍纔向



中取出那副心結的鳳頭簪兒，遞與海陵道：「這便是與王
 令旨大將兵符，一到即行，不許遲滯。」歡喜得那海陵滿身
 如蟲鑽風咬皮，燥骨輕坐立不牢道：「這事虧着你了，只是
 我怎麼時候好去？」從那一條路入腳，女待詔道：「黃昏時候，
 老爺把幅巾籠了頭，穿上一件緇衣，只說夫人着婆子請
 來宣卷的尼姑從左角門進去，萬無一失。」海陵笑道：「這婆
 子，果然是智賢孫吳謀欺陸賈，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
 了。」忙取銀二十兩賞他，女待詔道：「前日送與貴哥的寶鏡，
 珠釧，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老爺今晚過去，須索另
 尋兩件去送與他。」海陵道：「環兒，釧子我還有兩對，比前日
 的更好，原留著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兩對，我晚上另
 帶這兩對去送與他，你須先和他約會。」一個端正後，頭子

老爺來往，女待詔應允去。見定哥把海陵的說話，同他
 一過定哥，備面准下笑來，叫貴哥送他出門，囑付道：「師父
 早些來，女待詔一頭走，悄悄地對貴哥說，完加老爺再三
 囑謝你，說晚上另有環兒釧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須要
 溫存撫借他，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貴哥昨了一聲道：「
 一個包前包後的馬百六兩，下散去看看天色，晚了定哥
 便分村前後開門，男婦各歸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
 息，不許東穿西走，只留貴哥一個在房伏侍，不得驚擾。
 州遠寺鐘鳴，這海陵躺了，在單夫人一側，從人也不驚動。
 獨自一個走到女待詔家中，敲門叫道：「待詔在否？」只見女
 待詔了一盞小燈籠，走將出來，開門看見海陵來，果賊賊
 的，獨自立在街上，便道：「請進來，坐坐去。」海陵道：「這是你家



時候了，還坐坐。女待詔道：「譬如他那里還不招架子，也這般性急。」海陵笑一聲，拽了手就走。女待詔道：「放尊重些，不要連婆子也取笑。」兩個提著這盞小燈籠，遮遮掩掩，走到烏帶府衙角門首，輕輕敲上一下。那裏面走出一個丫頭，也拿了一盞小紗燈兒，迎門招呼。海陵走進門去了，鬢便一地里拴上了門。女待詔扯扯海陵道：「顏師父，這便便是貴舅姐姐。」海陵聽了，女待詔話便于折萬揖，謝了貴哥。又在袖子里取出兩隻雙環，共劍與他道：「屢勞姐姐費心，這物件攬表寸心，望姐姐勿嫌輕薄。」女待詔從傍攬攬道：「老爺仔細看一看，不要錯認了。若論這般一个好姐姐，就受老爺這聘禮，也不爲過。」海陵笑道：「原蒙姐姐錯愛，感感。」唐天若道：「小生這般人物，豈不辱莫了姐姐。」女待詔道：「爺不必過謙。姐姐不要害怕，得兩個何不先喫個合卺酒。」兒海陵道：「婆婆說得極是。只是酒在那里？」杯兒在那里。女待詔斟着他兩個的頭道：「好個不聰明的老爺，杯兒就在嘴上好酒，就在嘴裏你兩個香噴噴美甜甜受一個嘴，就是合卺盃了。」海陵道：「果是小生呆蠢，見不到此，便攬着貴哥，要與他做嘴。」那貴哥扭頭捏頸，不肯順從。被海陵翻腰抱住，左湊右湊，貴哥拗不過，只得做了個肥嘴。海陵就使出那水磨的工夫，哧哧咬咬多時，還不放鬆。女待詔笑道：「姐姐酒便少喫些，莫要貪盃，喫醉了散酒風。」海陵便照著女待詔肩膊上拍一下，道：「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理論正事。」三個人說說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見燈燭輝煌，香燭

翠列，珍羞畢備。水陸兼陳，恰便似會親兒禮。男男女女，

新粧慶喜芳筵色色般般堆美品海陵近前下拜定哥忙
忙答禮分賓主坐下女待詔道今日該坐牀撒帳你兩個
又不是親家翁如何對面坐着拖定哥過來坐在海陵一
邊貴哥嘻七地笑道你纔做媒婆又做攙扶婆了海陵道
這個叫依一當兩大家免思想他兩個並肩同坐一盞
盃席前各叙相慕之意女待詔坐在傍邊左斟右勸貴哥
捧着酒盞立在佈子背後看他們調情開口覺得臉上熱
了又冷冷了又熱約莫酒至半那女待詔道歡娛夜短寂
寞更長早結同心莫教錯過伊收拾過酒肴几案拽上了
門關自奔貴哥去睡了他兩個揠歸羅帳各逞風流解扣
纏草卸衣交翠被不盡百漏千嬌竟飛魂夢正是

春風滿地吹不散

一雙蝴蝶逐人來

如催春有雨便更次連你歸膠一盤不肯放開雨
無度方纔合眼安息那女待詔也軒七的睡着不醒只有
貴哥一個聽他們一會又走起來暖他們一會耳聞目擊
這許多倚弄的光景弄得沒情沒緒輾轉無聊眼也合不
上清七驚樓上鐘馬歸盡圓角高吹貴哥只得近前叫道
雞將鳴矣請早起身以圖再會海陵從竟夢中爬起來披
衣就走定哥也披了衣服要送海陵海陵叫他將息不要
他起來定哥分付貴哥道七送爺出去你就進來貴哥便
舉了燈悄悄地一重七開了門送海陵海陵走了幾步見
個透一箇廟房靜悄悄沒有人便攔住貴哥求歡貴哥道
夫人極是疑心重的我進去得遲他豈不怪海陵道你是
有力之人夫人也委謝你的定不作酸一頭說一頭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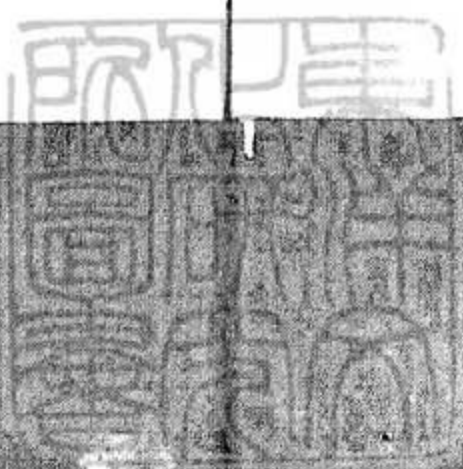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他在椅子上與貴哥行事，原來貴哥年紀只得十五六歲，烏帶雖是看上他幾番，要偷摸他怕着定哥，不曾到手。他只曉見定哥與海陵這般恩愛，只道怎地快樂，所以欣然相就。不道初時如此痛爽，連聲告饒。海陵亦愛惜他，不敢恣意，却又捨不得放手。摩弄多時，纔出角門而去。却說定哥見貴哥送海陵去，許久不轉，疑有別事，忙忙的潛踪躡足，立在角門裏等他。見他泫泫的轉來，便將身子影在黑地裏，聽他說些甚話。只見他一點關門口裏喃喃的說道：「這椿事有甚好處，却也當一件事去做他，真是好笑一頭。」說一頭笑一頭，急急走只道沒人聽見，不料定哥影着身子恨着他走到裏，轉身去關房門，纔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嚇了一跳。定哥扶他起來，道：「你和他幹甚麼？」定哥道：「你報到那裏去？若是別一個，我實是容不得他，是你引進來的，果然不比我那濁物。如今正要和他來往，難道到多你不成？只是你日後不要把我的先頭，貴哥道：「小妮子，安敢僭先？」只望夫人饒恕，說畢大家歡心喜上，坐到天明，不題。從此以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裏，通宵作樂。貴哥和定哥兩個，就像姊妹一般，毫無嫌忌。漸上的侍女們也都知道，只是不敢管他的事，所不知者烏帶一人而已。光陰似箭，約摸着往來有數個月，海陵是漁色的人，又等着別个至兒去。貴哥得一程不到，定哥這里，這定哥偷垂淚眼，懶試新粧。冷落凄凉，理他懶懶，叫貴哥着人去尋女侍，認要他寄个信兒與海陵，催他再來。那女侍認又病倒在牀上，走來不

行定到去不仕那看心鼓動，慈念半登過一日有如一年，見了烏帶就似眼中釘一般，一發惹動心中煩惱，沒法計較，家奴中有個開乞兒，年不上二十歲，且是生得乾淨活脫，定哥看上了他，又怕貴哥不肯，不敢開言，察着貴哥往娘家去了，便輕移蓮步，獨自一個走到廳前，只做叫開乞兒，分付說話，就與他結上了私情，怎見得恩情好處。

一个是幽閨乍曉，一个是女色初候，幽閨乍曉有如餓虎擒羊，女色初候好似蒼鷹逐兔，鸞鴛枕上，羅襪縱橫，翡翠衾中，雲鬢亂定哥許多歡為之興趣，此際方酬乞兒一段塵戰之情，神今宵畢露，惟願同心天地老，何苦與朝朝。

前番愁悶，便問那人是幾時來的，定哥道：那人何曾肯，不是跳槽，決是奉命往他去了。我日夜在此想你，怨你，你為何今日纔回？貴歌道：夫人如何是怨我，如何是怨我，定哥道：虧你引得那人來，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不來，這便是怨你，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心中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問，停不幾時，定哥叫貴哥道：房中要對他說些甚麼話，却又臉紅了，不說出半吞半吐的來，了嘴，貴哥立了一會，只得問道：夫人呼喚小妮子來，畢竟要分付些話，怎的又不開口？定哥歎口氣道：你去得這幾日，我惹下一樁事在這裏，要和你商議，故此叫你來，及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說不出了，貴哥道：夫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妮子說的，怎麼今日這樣含糊疑慮？定哥道：我不好說得，我受



了乞兒的虧貴哥道乞兒不過是抄化無賴的人受了他
虧夫人若肯饒他便不打緊若不肯饒他着當直的送到
五城兵馬司打他一頓板子重七枷枷示他兩三個的月
就出氣了定哥道不是个乞兒所以要和你計較一个是
長便貴哥道不是這個乞兒却是那个乞兒定哥道是家
中的閹乞兒貴哥道若是閹乞兒衝激了夫人一發好懲
治的予夫人自己不耐烦打他也不消送官府只待老爺
回來着七實七的打他幾百幹逐他離了府門就勾了有
恁麼長便短便要計較得定哥附着貴哥的耳朶道不是
這般說話數目前我被閹乞兒強姦了不好對別个說得
只等作回來和你商議一个張便貴哥笑道府中規矩從
來男子不許闖入中堂便是那人來也有个女侍召收
到小娘子做脚力趕走這狗才恁的欺騙
強姦夫人真是夫人受虧了這狗才的虧不知恁麼這越
大的但不知他是日間開來的還是夜間開來的定哥的脸
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羞慚滿面道不瞞你說昨夜裏進來
的貴哥笑道據夫人說來是和奴不是強姦了不要說乞
兒有罪連夫人也有一罪了定哥道我睡着在牀上不知
他怎地走將進來把我騙了貴哥笑道這狗才向是个味
木鳥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个味木鳥貴哥道小妮子聞
得那味木鳥把尖嘴在那樹上畫了幾畫揮了幾揮那樹
木裏頭的蟲出兒自然鑽出來等這鳥兒嗅夫人的房門
鑽上於上的房門又有侍妾們相伴着不知這狗才把甚
向在夫人門上



了。豈不是個味木兒。走開笑道：好姐姐，你又來取笑我。實
 上與你說那人請久不來，我心裏着實愁他，你又不在家
 中，沒有一個知我心的，我冷落不過，故此將就容納了乞
 兒。你如今既回來，我就斷絕了他，再不許他進來。就是貴
 哥道：蕭何律法，私姦也合杖罰。夫人道：說話正合着律法。
 但惡夫人自家甚處，只怕那兒不肯，又要鑽出來。奏
 着他兩個正在說話，當值的報說：烏帶回來，大家驚得兩
 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話下。當時定哥難對貴哥說
 了這一番心事，却捨不得斷絕乞兒，便先暗暗地趕着空
 兒幹事，只不敢過聲。貴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
 去惹破他。那日，小底來思奴，一日鐘遇定哥，却乞兒
 在對面下。

管老夫人責罰此小底藥師奴，也不對人說。來撥發貴哥要回貴哥，打做一家。貴哥只是不理他。乞兒
 兒張着眼，錯把貴哥一把攙了，被貴哥罵道：還不知死
 活，又來攙我。我說出來時，只怕你這狗才死無葬身之地。
 那乞兒喫了這一場搶白，暗暗對定哥說：纔絕了這今念
 頭，再不敢來挑弄貴哥。後來海陵卽了大位，烏帶還做祭
 議節度使，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
 哥亦使貴哥候闕兩宮太后起居。海陵一見貴哥，就想起
 舊日的情意，因貴哥傳語定哥道：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
 能殺汝夫以從我，當以汝為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
 哥。定哥笑道：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更
 為此事。以貽兒女羞。蓋與閻乞兒相得不忍捨之也。海陵

聞其言又使人對定哥說道汝不忍殺汝夫我將焚滅
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荅補為辭說彼常侍其父無隙可
乘海陵即召烏荅補為符寶祇候定哥與貴哥商議道事
不可止矣因烏帶酒醉合家奴葛葛高溫益殺烏帶時夫
德三年七月也烏帶死海陵偽為哀傷以禮厚葬之使小
底藥師奴傳言定哥告以納之之意定哥將行貴哥為從
小底藥師奴諱之日夫人行矣聞乞兒何以為情定哥懼
其洩于海陵也以奴婢十八口賂之使無言與聞乞兒私
事定哥入宮海陵册為娘子貞元元年封貴妃大愛幸許
以為后賜其家奴孫梅進士及第海陵每與定哥同輩游
嬉池諸妃亦從之聞乞兒以妃家舊人得給時木位後海
陵變律念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司
筆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詎料海陵海陵伴為不
聞而去定哥益無聊賴欲復與乞兒通乃使比丘尼同乞
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
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進宮惟恐聞者察其隱乃先令
侍兒以大篋盛襲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篋
中皆襲衣聞者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問者曰我天子妃
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聞之聞者惶懼甘死罪
請後不敢再視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聞
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宅哥得恣情歡嬉喜出
望外然樂不可極不得已使衣婦人衣雜諸侍婢抵暮
出貴哥聞其事以告海陵海陵乃殺死定哥搜捕乞兒及
比丘尼皆伏誅封貴哥華爾夫人小底藥師奴以匿定哥



文之妻也海陵與之私欲納之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
 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歸不然我將必有所行
 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
 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愚痴諫不至此文不得已乃與
 石哥相持慟哭而別是時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納
 之一口海陵與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問道卿還
 思此人否文答道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微
 臣豈敢再請邪思海陵大喜道卿為人大忠厚乃以迪華
 阿不之妻擇特懶侍之使為夫婦及定哥縊死遣石哥出
 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為昭儀正隆元年封柔妃二年進封
 麗妃昭儀察八者姓耶律氏皆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
 其美強納之封為昭儀以蕭堂古帶為護衛察八見其
 嬪御甚多每以新歡問阻舊愛不得已勉意承歡而心實
 戀戀堂古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鶴鶉袋于數枚題詩
 一首遺蕭堂古帶詩云

一入深宮盡日閒

思君欲見淚闌珊

今生不結鴛鴦帶

也應重過望夫山

堂古帶得之懼禍及已謁告往河間驛無河事覺海陵召
 問之堂古帶以實開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在思汝者
 吾為汝結來生緣乃登寶昌樓手刃察八墮樓下死諸行
 妃股慄莫能仰視并誅侍女之遺軟金鶴鶉袋者海陵
 謂察八謀其婦女之美者皆欲納之宮中乃諷宰制道
 則察八處此處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徒單

貞以告蕭裕蕭裕道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紛余何復爲
此耶徒舉貞以其語復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從乃
使貞自以已意諷蕭裕必欲裕等請行此事貞不獲辭乃
對裕說道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禍將及矣蕭裕道必
不肯已惟上擇一人納之徒舉貞道必須公等白之裕
不可止乃具奏遂納柔德弟札里妻高氏宗本子莎魯刺
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又納叔曹國王子宗敏妻
阿懶于宮中正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
不可乃令阿懶出宮而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邪老魯
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又宋王宗望女壽寧
縣主仲古梁王宗弼女壽榮縣主蒲刺及習懋宗倚女師
姑兒世孫等皆從高氏也從國都君莎里古實及其妹徐那
太傅宗本女也爲海陵再從姊妹表兄張定安妻宗則
麗妃妹蒲魯訓只皆有夫惟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
高師古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內中莎里古其
色最美而善淫高師姑對他說道上之好美色汝所知也
汝之美至上能舍汝乎至上于汝爲再從姊妹出閣之日
服制無矣相遇猶路人然汝曷不入侍于上以博恩寵
里古真笑而從之入見海陵海陵幸之竭盡精力博得古
真一笑次日以其父撒速近侍局直宿海陵謂撒速道爾
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于家當令宿于妃位撒速默
然不敢出一語每召古真入海陵必親伺候于廊下立久
不至則坐于高師姑膝上以望之高師姑道陛下尊爲天
子貴如南面何勞苦如此海陵笑道我國以天子爲易得

耳此等期會乃可貴也。莎里古真一至，則捧惜擁持，無所不用其極。惟恐古真之不悅已。然古真在外，頗恣瀟佚，恃寵啓決其夫，其亦不能制。見官之尊貴，人之有才者，以及美貌而饒於福具者，必招徠之，與之交合，不以爲耻。海陵聞之大怒道：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我者乎？爾愛氣咽不能言，莎里古真恬不爲意，嘻！的，道我只笑你無能用的限，又不怒遣之出宮，後復思之，屢召入焉。其妹餘都牌印，鬚古刺妻也。海陵嘗私之，謂之曰：汝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勝莎里古真多矣。餘都悲曰：古真既有親，陛下何不賜其肌膚，作一全人？海陵道：我又不是閻羅天子，豈能取彼易此？餘都道：從今以後，妾不敢復承幸矣。

海陵思之，曰：前日戲之耳。遂封爲賜縣主，出入貴妃位。又使內哥召什古，出入昭妃位。什古者，將軍瓦刺哈迷妻也。瓦刺哈迷，豐軀偉幹，長九尺有奇，力能扛鼎，氣可吞牛。一夕常淫二三姬，不則滿身抽徹難熬，必撻撻重物以洩其氣。每與什古交合，什古輒騎頭踰時，翌日欲死。後因瓦刺哈迷從征陣亡，什古不耐寡居，遂與門下少年相通，恨不暢意。少年乃覓淫藥傳之，通宵不倦。什古笑道：今日差強人意。後有知之者，遂嘲少年爲差強人，以笑海陵。聞什古之善戰也，遂使內外傳語，什古道：你風流跌宕，冠絕一時。然沉溺下僚，求這風流元陣，豈不虛負此生。主上賜尊九五傑，出大涼，你何不獨當一。

分占兩京，以自快乎？什古笑道：主上雖托掠，不能救。

左刺谷迷之半况且後宮奔列何必召妾內哥道主上屬
 意得久矣爾若不往恐上怒不測什古不得已乃入宮焉
 海陵乘其未至先于小殿煖位置琴阮其中什古來朝見
 禮畢海陵揚其手坐于膝上调琴撥阮以說其心進封昭
 寧公主迺檢洞房春意一册戲道朕今宵與汝將此二十
 四勢次第試之什古笑道陛下既欲挑戰妾敢不為應兵
 海陵未盡其勢之半意欲少息什古抱持道陛下可謂差
 戰矣弟恨具少弱耳海陵怱然道无刺吟迷之具何如什
 古道大異于是海陵不說道汝齒長矣汝色衰矣朕不與
 汝汝之大幸何得云爾什古媿恨而罷立即歸宮潛以其
 狀對少年說道帝之交合果有傳授非空博也少年不謂
 以其無洩之于人人夫謂少年道帝今作差漏人定奪則

忽者爾只哈刺亦女也修養自見其無不
 于節度使張定安為海陵表見海陵大驚時常
 過定安家嬉戲即與奈刺忽同席接談諱笑竟日遂與之
 私無何張定安受熙宗命出使于宋海陵與奈刺忽通書
 行樂遂如夫婦房中情事無得免者不料熙宗留海陵地
 梁土軍前應用海陵只得辭別奈刺忽而去不復再見直
 至即位方纔又召奈刺忽出入榮觀位女使關懶有夫在
 外海陵欲幸之封以縣君召之入宮惡其有嫌乃命人煎
 麝香湯躬自灌之只掣拉其腹關懶欲前性命乃乞道
 荷得乳媪當不舉以待陛下海陵道若待大產則汝陰寬
 衍不可用矣竟探墮其胎越數日幸之關懶惡路不淨海
 陵之腸滿染不潔頓視而笑作口號道

禿禿光光一個瓜
忽然紅水浸根芽
今朝染作紅瓜出
不怕瓜田不種他

兩頰笑而答道

淺淺平平一個海
鮎魚在內慙遊遊
誰知水滿溝中淺
變作紅魚不轉頭

海陵又道

古寺門前一個僧
袈裟紅映半邊身
從今撇却菩提路
免得頻敲月下門

每度笑道爾可謂善于應對矣滿察阿虎迭女又察海陵
之弟侍里秉德伏誅又察當連坐太后使伺桐諱于海陵
由是得免海陵遂自太后欲納之太后道是兒始生時

與完顏守誠有奸守誠本名退里來芳年淑艾自誓避人
更善交接又察絕愛之太后滿之其事乃以之嫁宗室

逆河之子乙補刺乙補刺不勝其欲又察日與之反目

陵不知其故數使人諷乙補刺出之因而納之太后初不

知也又察想念守誠愁眉不展每持海陵強為笑樂轉背

即詔誓不已偵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如完顏守

誠耶遂擣殺守誠欲併殺又察又得太后求哀乃釋放出
宮無何又察家奴告又察痛守誠之死日夜呪詛語涉不
忍海陵乃自臨問責又察道汝以守誠死誓我耶守誠不
可得見矣海陵欲罵汝往見之遂殺又察而分其屍太宗正





阿星虎妻蕭連碗乃元妃之妹也大有姿色而持身頗正
因入見元妃留宿于宮中迨晚海陵強之同坐飲宴蕭連
碗正色固拒退食于元妃之幕將周身衣服謹繫半結坐
而不卧以防海陵之辱已果然譙樓鼓急回角聲催銀鈺
半滅半明神思乍醒乍倦海陵突至強抱求歡蕭連碗再
四不從海陵凌逼不已相持相拒將及更餘海陵乃以力
制之怒發如雷聲如乳虎喝教侍婢共挾持之盡斷其中
外衣帶蕭連碗氣素力疲支撐不住叫不得撞天的冤屈
只得緊閉着雙眼放開了兩手恁憑着海陵百誑千翻千
抽萬迭就像喉嚨氣斷死了不得知的一般這海陵像心
存惡意向弄了幾多時節見蕭連碗沒有一些兒情願得也
只得沒意思思與蕭連碗道妹妹不平苦為
與在得東去了今日做出這般模樣蕭連碗道

是有人氣的古來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嫁的女子所以
帝堯把他嫁得舜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着个
老公豈不惹人笑殺連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妃道事到
其間連我也做不得主俗語說得好只好隨鄉入鄉那
顧得人笑恥蕭連碗道姐姐你說得好話兒這話兒只當
不說罷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年天子你倘或被入凌辱
存心裏過去得否元妃修泪不出一聲過了一夜次日早
晨蕭連碗辭朝歸去再不入宮朝見雖是海陵假托別樣
名目來官召他他也只以疾辭道臣妾有死而已不能復
見娘娘海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張仲軻者幼名牛兒乃
中并一个小人說說傳奇小說雖以排優諷諷語為業其

言大而且長，出可以飾者，鼻子海陵嘗引之左右以資
戲笑，及卽位乃以爲秘書郎，使之入直宮中，遇景生情，乘
機流浪，略無一些避忌。海陵嘗與妃嬪雲雨，必徹其帷帳，
使仲軻說淫穢話于其前，以鼓其興，或令之躬身曲背，視
整妃腰，或令之調捺淫樂，撫場物，又嘗使妃嬪裸列于
左右，海陵裸列于中間，使仲軻以絨繩縛已，陽物牽扯而
走，遇仲軻驢足之妃，卽率意賜弄，仲軻從後，匪送出入不
敢稍緩，故凡妃嬪之陰，仲軻無不熟視之者。有一室女，鄙
年解齒，貌美而違于應對，海陵嘗之，每每與他姬侍淫媾，
時流語是女對仲軻，說道：此兒弱小，不堪受大舍弘朕姑
待之，不忍見其痛苦，仲軻呼萬歲。一日海陵嘗醉，隱几而
卧，仲軻謂息于膝下，此女恐海陵之舉，提抱覆其肩，始

爲醉，醉眼矇矓，見是此女，卽樓持於懷，送藥與幸之，竟了
其負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當，涕泗交下，海陵忙援
出其腸，女陰中血流不止，海陵憐惜之，呼仲軻以舌舐之，
血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海陵再三強仲軻，舐之女羞
縮自起，而止。海陵對仲軻道：汝亦鬚眉男子，非無陽者，朝
七暮七，見朕與妃嬪戲，汝之腸亦嘔疆否？汝可脫去下
衣，俾朕觀之。仲軻道：殿陛尊嚴，官闈謹肅，臣何等人，敢裸
露五彩，以取罪戾？海陵道：朕欲觀汝之腸物，罪不在汝，朕
不汝責。仲軻叩首求免。海陵勅內監盡脫其衣，仲軻俯身
蹲踞于地，以雙手掩于胯前。海陵又勅內監以繩綁縛仲
軻，仰于堦上，其腸直豎而起，亦大而長，僅有海陵三分
之二。海陵見者皆掩鼻而笑。海陵道：汝等莫笑，此亦人

道耳故使室女當之未必不作痛也妃嬪又笑久之見其
痿縮不舉始釋其縛又嘗召侍臣聚于一殿各露其穢以
相比並大者列其第一班賞以摧殘不用宮女一人給與
陽侯牙牌一面中者列為第二班賞以指鈔百錠給與陽
伯牙牌一面不及二等者為最下不入選除正殿朝參奏
事大酺宴賞依次叙爵外凡入宮直宿內殿賜飲即不論
官爵崇卑悉照牙牌列成班次以為笑樂雖徒單貞亦不
能免百人之中與海陵相伯仲者居其一父叔事海陵者
居其二奴視海陵者百不得一也時人為謠歌云

朝廷做事或與陽

自做趁可開選場

政事文章俱不用

惟須暖下硬帮帮

那歌等直傳道海陵耳朵裏海陵也只當不得印一味
只是作榮淫說不要說起那宮中嬪御就是
象幸者海陵也列在宮人數內雖有丈夫的皆分出入
聽其滋味海陵還不足意欲把這些婦人隨意幸之限于
更當不便乃盡遣其丈夫往東京去不恰把這些婦人留
留在宮中每當行幸即令撤蔽去圍帳教坊司近前奏樂
幸已方止再幸再奏一幸必及數嬪徒以盡已之興而諸
婦皆不暢所欲人人嗟怨嘗幸室女必乘輿狼觸不顧女
之創痛有不遂其情者令妃嬪牽制其手足使不得動嘗
與妃嬪同坐必自擲一物于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
又誠宮中給使男子子妃嬪位舉首者刺其目出入不得
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
入後下階砌行者是告者賞錢百萬男女倉猝互相觸先



齊言者實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有梁琬者本
大吳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鬪豎事海陵琬性便倭善迎合
人意海陵特見愛信言無不從琬嘗構求海上仙方遠貢
異鳥意物修合媚藥以奉海陵海陵試之頗有効驗益肆
淫樂中外嬖御婦女始將萬人猶恨不得絕色以逞心意
琬乃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道汝試言其容止琬
道鬢髮膩理姿貴纖穠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英華之澤
豔顧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眇睩舉止絕倫習羨過人歌
舞出眾海陵聞言大喜自此南征之意將行命縣書高
帥貼黃貯紫綺帳畫石床鸚鵡枕却塵褥神絲綉被
縵紋布中帳輕疎而薄視之如無所置雖屬隆冬而風不
能入或覺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乃使
補之類水支如錦補石體甚輕耳支國所獻枕以上
爲鸚鵡畫色最鮮光軟無此云是都人熟毛所爲也
纓國送爲三千鴛鴦仍間以其花異葉上綴靈藥一珠如
粟粒五色輝煥其帶色如瑟瑟闊三丈長百尺輕明
無以爲比向平張之則疎郎之紋如書絲之貫其珠
兩珠降不能保漏云以妓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巾即
手巾也案白如雪九軟如錦試水不需用之彌年不生垢
膩乃得日服谷國者侯得劉貴妃時用之更帶九玉似
念畢如意玉龍綃衣龍髯茶拂玳瑁九鸞皆九色其上有
字白玉界工巧妙麗始非人製疑同如彈丸帶之令人
念念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是透明之像衣重無一二
帶之不盈一握拂毫名如爛熳可長三尺制水

江上烏林紐或風雨晦暝臨流沾灑則尤影動龍奮然如
怒猶於室中則日無暉暉夜無皎皎拂之為祥則雖大無
不驚遠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
則成瀑布度燕肉鱸之則焙岸焉若坐雲霧三符于洞庭
湖中者俟得到賞妃則以賜之海陵件件色色都打點端
正不想探事人來報說劉貴妃已辭世矣海陵好不痛惜
忙傳下號令說滅却宋時把他死屍也抬來照 照完了
心中 念這纔是

生前不結鴛鴦帶

死後空勞劉少君

世宗時為濟南尹夫人烏林答氏玉質凝膚體輕氣馥
約而寬轉動照人海陵聞其美思有以進之而烏林答氏
論乃嚴怒無隙可乘一日時召之世宗怒忿流言不
之去烏林答氏泣對世宗道妾之身王之身也一
妾之志也寧肯為上所辱第妾不應召則無君王不
到不臣上坐是殺王王更何辭以免我行當自絕一不以
累王也世宗涕泣不忍分離烏林答氏毅然就道一路上
妻其沮鬱無以為情行至良鄉地方乃將周身衣服縫成
固密題詩一首于衣裙上遂自殺詩云

臣悲翹如掌

若心狠似狼

東正國拱梁

怪逆滅綱常

我死身無辱

夫存姓亦香

敢勞傳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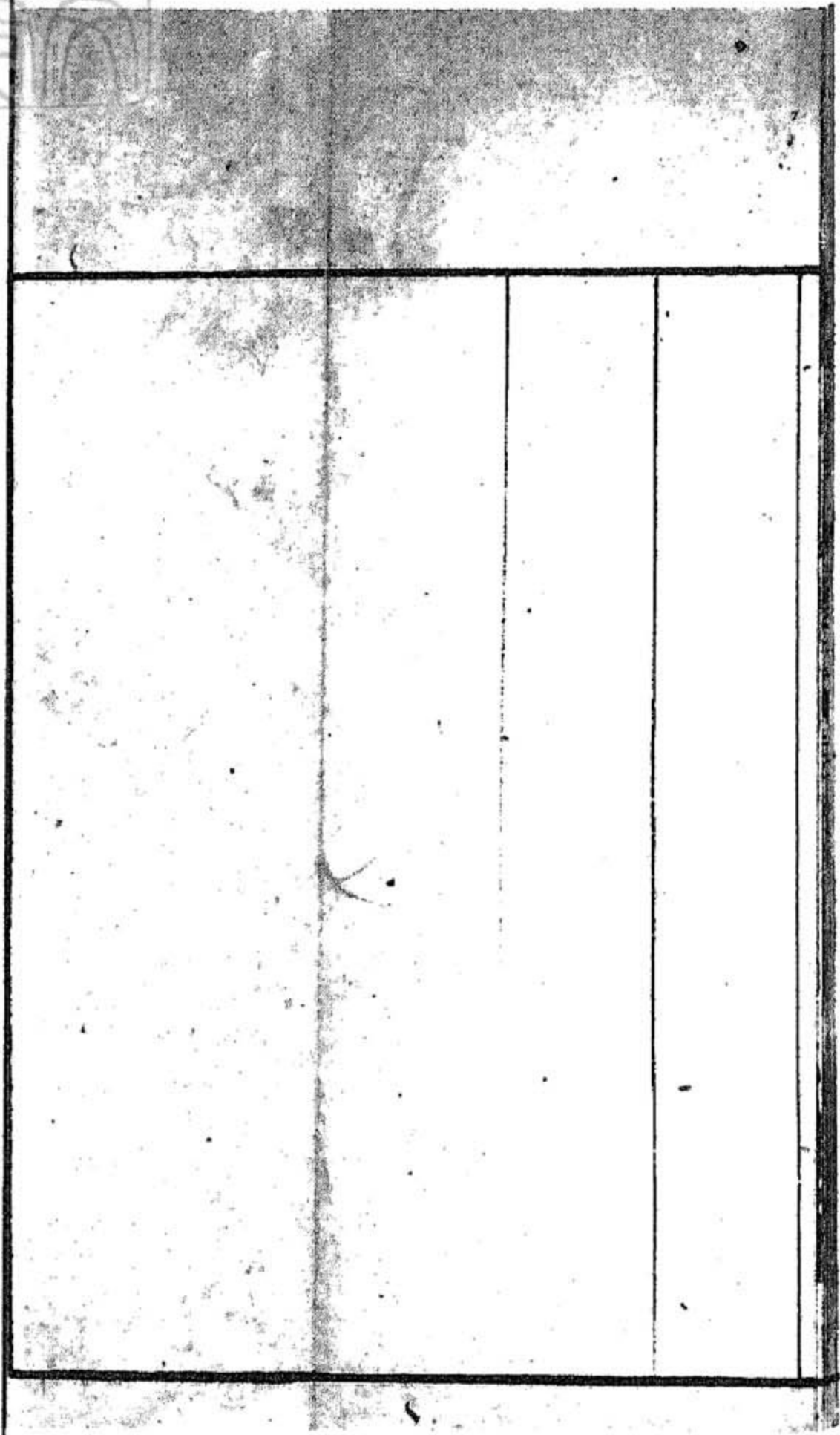
持血報君王

烏林答氏既死使者以訃聞海陵為哀傷命歸其親
世宗世宗發視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無屍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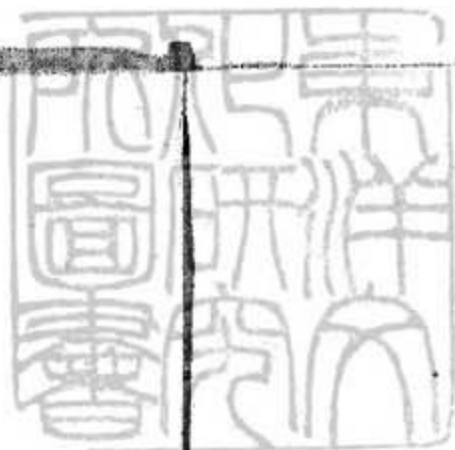
平海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後以烏林答
此節也此是後話却說海陵大舉南侵造戰船於江上
民廬舍以爲林焚死人膏以爲油貴財用加泥沙視人命
如草菅既發兵南下羣臣因萬民之嗟怨立曹國公烏祿
爲帝卽位遼陽改名雍改元大定遣降海陵爲王海陵聞
之歎道我本欲削平江南然後改元大定今日之事豈非
天乎因出素所書一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
遂召諸將謀帥師北還至瓜洲浙西路轉統制耶律元宜
謀弑之箭入帳中海陵以爲大兵追至及視箭曰此我
兵也欲取弓還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
捕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如雙等數十人皆獲其屍
世宗數海陵過惡不當有王封上不肖在諸王後或曰
廢爲海陵三復降爲庶人改葬云云南四十里
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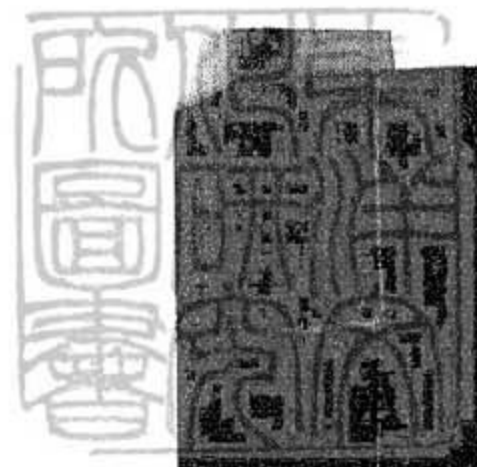
世上誰人不愛色 惟有海陵無止極
未曾立馬向吳山 大定改元空歎息
空歎息日空歎息 國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憐 萬古傳名爲逆賊

東洋圖書印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